商周時代的師與師職試論

葉達雄

一、師的本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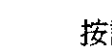
師，甲骨文作、；[1] 金文作、、。[2]

，即自，說文釋自說：『自，小自也，象形。凡自之屬皆从自。』又釋師說：『師，二千五百人爲師，从帀从自，自四帀衆意也。』由於說文解字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，所以歷來學者對於自、師的本義，提出不同的意見。

羅振玉氏認爲自是古文師字，所以許慎的『自，小自也』是錯的。[3] 但是孫海波與李孝定二氏皆引述說文的說法，認爲自的本義是小自，而師是假借義。孫氏說：

> 說文：自，小阜也。是自本係小阜之形，卜辭皆假爲師，訓𠂤。金文亦然。自本小阜，何以有師旅之意，蓋上古之世，都邑必賓附丘陵以築。章太炎嘗撰古者天子居山說，以爲太上之君王，相宅度邑，必于山麓，此說雖近新奇，然證以古代地名之名丘、名川、名陵者甚多，知所說殆不盡虛。都邑所在，又即軍旅所在，友人童丕繩爲余言，西歐中古之世，城邑多築於高原，名之曰堡，封君及軍衛居焉，所以周封域而禦外侮也。上古中原有洪水之患，民非高土不可居；是以都城所在，必宅於高原，是或亦一因也。自本小阜與丘陵同，古代帝王宅丘陵以配天，居師衛以鎮𠂤，王者之居，軍旅所守，古軍旅亦可曰自，于是自字遂含有軍旅之義，凡从自得聲受意之字，遂亦引申其衆意。[4]

李氏說：

> 按說文『自小自也，象形』，自自字並當橫看作即丘山之豎書者。自

1. 李孝定《甲骨文集釋》（十四），頁 4119。史語所專刊之五十。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再版。（以下簡稱《集釋》）
   徐錫臺《周原甲骨文綜述》，頁 15。三秦出版社。一九八七年。
2. 周法高主編《金文詁林》卷十四上，頁 7767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一九七五年出版。（以下簡稱《詁林》）。
3. 羅說見李孝定之《甲骨文集釋》（十四），頁 4121 引。
4. 孫海波〈釋自〉，《禹貢半月刊》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，頁 49-53。台灣大通書局影印。

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

爲小自，丘爲小山，以峯之多少別其大小也。卜辭皆叚爲師，凡叚借字祗緣音近，非有他故。孫氏都邑丘陵之說，殊費苦心，然實皮傅之論也。至有衆義者，實由師義所引申也。[5]

而郭沫若氏認爲自爲古堆字，用爲屯聚之屯。郭氏說：

「王作三自右中左」乃創見之例。自乃古堆字，然多用爲屯聚之屯。此亦當讀屯爲適。言作左中右之三營以屯聚三軍也。狩猎亦有採取三行之例，如云：『丙申卜貞：𠂤兕、左右中人三百、六月』前三、三一、二通第二五片是也。[6]

另外，徐中舒氏主編之甲骨文字典引申日本學者加藤常賢氏的說法，認爲𠂤本爲橫書作𠂤形，像人的臀尻。甲骨文字典載：

加藤常賢謂𠂤字本爲橫書作𠂤形，象人之臀尻。《漢字の起源》六五六頁。按加藤說近是。自既象臀尻之形，故可表人之坐臥止息及止息之處。古人行旅，止息於野必擇高起乾燥之地，故稱此類止息及其處亦爲自。《說文》即用此引申義謂：「自，小自也。」土山高原爲自，小自爲自，蓋由人體高原之處爲脽尻而連及稱之。《漢書・武帝紀》「立后土祠于汾陰之脽上。」顏注：「脽，臀也。」又云：「脽者，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。故以爲名。」段注自字條云：「典籍中自假借作魁，或作追，即俗之堆字。又轉爲敦、墩。」脽字條下云：「脽又作鄈，音葵。彼鄉人呼鄈如誰，轉而爲腇、臀。」可見自、脽音讀亦同。故臀尻爲自，旅途中坐臥止息及止息之處亦爲自。行旅人數以軍事征伐所集結者最爲衆多，故軍旅止息駐札之自引申爲師衆之師。[7]

但，白川靜氏認爲甲骨文中的𠂤是祭肉，即胾肉。白川氏說：

𠂤是祭肉之形，我認爲即胾的初文。從𠂤的各個字形都是作執、載、納的，這些都表示執𠂤、載𠂤、納𠂤的。因此，𠂤是象大肉臠的形狀。說文四下、肉部「胾，大臠也，从肉𢦚聲」，所說的就是純肉的切片。詩魯頌閟宮：「享以騂犧，是饗是宜……白牲騂剛，犧尊將將，毛炰胾羹，籩豆大房，萬舞洋洋」所敘述的就是用胾祖祭，胾肉之大，在儀禮士虞禮有「胾四豆」的記載，這是大的肉，進食時與一起，故禮記曲禮上有「左殽右胾」之文。[8]

---

5. 《集釋》（十四），頁 4120-4121。
6. 郭沫若《殷契粹編考釋》，頁 84，第五九七片。台灣大通書局影印。
7. 徐中舒主編《甲骨文字典》卷十四，頁 1499-1500。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 年 11 月。

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

而張興仁氏以爲𠂤是蛇形。氏說：

> 殷文𠂤亦蛇也，象形。故追从𠂤从止與逐字从豕从止，足在豕後爲逐與足在自後爲追，同爲會意字也。遣字殷文（後下三十）乃以兩手捧蛇遣去之象。歸字从自从作（前四六八）者鞭也。（牧字从牛从作），鞭蛇使歸也。……𠂤假爲師字，金文作自上部突出變師自之形與義泯矣。[9]

還有袁庭棟氏認爲自的本義是古代刻契之形。氏說：

> 那麼，『自』的本義是什麼呢？我認爲就是古代的刻契之形。就是《易、系辭》下傳：『上古結繩而治，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』的『契』。古代的契刻就是刻竹木爲齒以記事，《墨子・公孟》：『是數人之齒，而以爲富』。俞樾《諸子平議》解說曰：『齒者，契之齒也。古者刻竹木以記數，其刻處如齒，故謂之齒。《易林》所謂符在契右，相與合齒是也。』俞樾的解釋是很正確的。這種契刻記事的遺物，考古材料中屢有發現，目前所見的材料最早的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窯文化墓葬中的遺物，是一套骨片，在一邊或兩邊刻出缺口，共有四十枚之多（見《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的主要問題》，載《考古》一九七六年第六期），這種記事方法，在我國中原地區曾長期使用，到春秋戰國時，在經濟領域中曾演變爲起信物作用的券契，又稱契券，在文獻中屢有記載。……从甲文中『自』字的字形看，『自』正是古時單面契刻之形。[10]

以上是就個人所知的有關『師』的本義的各種說法之節錄。歸納之，有：(1)小阜說；(2)屯聚說；(3)臀尻說；(4)戠肉說；(5)蛇形說；(6)刻契說等六說。此六說，若從形、音、義三方面全盤考量，當以第(3)說爲最具說服力。

---

8. 白川靜〈釋師〉，《甲骨金文學論集》。朋友書店，昭和 48 年 12 月。頁 216-217 載：
   𠂤は祭肉の形であつて，戠の初文であらうと私は考へる。𠂤に從ふ歸形が、みな執るべく、載せるべく、納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ことは、これを執り、載せ、納れることのある物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ある。そして𠂤は、大肉臚の形に象つている。說文罒・肉部「戠、大臚也，从肉戈聲」とあり。純肉の切片をいふ。詩の魯頌閟宮に「享以騂犧，是饗是宜，……白牡騂剛，犧尊將將，毛炰胾羹，籩豆大房、萬舞洋洋」とは、祖祭に戠を用ひることを述べたもので、戠肉の大きさは、儀禮士虞禮に「戠四豆」とあつて、よほど大きな肉であつたらしい。その食を進めるや。骰をもあはせて用ひたので、禮記曲禮上には「左骰右戠」の文がある。
9. 見《詁林》，第十四卷上，頁 7778-7779。
10. 袁庭棟〈釋「自」并兼論古代的契刻記事〉，《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》，頁 72-86。巴蜀書社，1990 年。

臺師大學報藝術期刊資料庫

二、甲骨文中『自』的意義

自，在甲骨文中，有五個意義：㈠作軍隊講；㈡作地名講；㈢作人名講；㈣作方名、姓氏講；㈤作職官講。茲分述如下：

㈠作軍隊講，即師旅之師。如：

*1.*王作三自，右、中、左。

*2.*庚辰貞：今夕自亡辰？

*3.*庚午貞：今夕自亡昏？

辛未貞：今夕自亡昏？

乙亥貞：今夕自亡昏？

*4.*甲……貞：方來入……邑，今夕弗昏王自？[11]

以上所舉*1.*之三自，猶如春秋時代的所謂「三軍」，金祥恆先生說：

> 卜辭「王作三自，右中左」，猶左傳襄公十一年：「季武子將作三軍」。國語晉語：晉文公大蒐于被廬「作三軍」，三軍者，左軍、中軍、右軍，或上軍、中軍、下軍，如左傳宣公十一年晉楚城濮之戰：「楚子北，師次于郔，沈尹將中軍，子重將左、子反將右」。國語晉語四：「欒枝將下軍，先軫佐之」，「狐毛將上軍，狐偃佐之」是其例。由此卜辭可見商殷祖庚、祖甲時之軍制，僅具三師，甲骨文無軍字，金文有「白懋父目殷八師征東夷」（小臣謎殷），「王乃命六師殷八師」（禹鼎），「王命善夫克，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」（小克鼎）。丁山云：「這裡的六自（師），當然即詩經所謂「六師」，是宗周的基本兵隊，那八自（師），應是商代遺民被周人編爲八個師，正猶滿清帝國以滿州八旗征服蒙古和漢人之後，又編制蒙古八旗，漢軍八旗。金文所稱「殷八師」可能是沿襲商軍的舊制，商代的軍制，蓋本以師爲單位」。丁氏之說是也。[12]

2、3之「今夕自亡辰」、「自亡昏」，辰、昏是震驚、騷動的意思。屈萬里先生說：

> 白虎通德論（五行篇）及說文（辰部）並云：「辰，震也」。此雖以訓十二丘之丘，然實亦自無踜之踜之本誼。甲骨文未見震字，踜、震同聲（說

11. 島邦男《殷墟卜辭綜類》，頁440及442。台灣大通書局影印，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。（以下簡稱《綜類》）。

12. 金祥恆〈從甲骨卜辭研究殷商制度中的三族三行三師〉，《金祥恆先生全集》第二冊，頁475-534。藝文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。

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

文足部，「踜，从足，辰聲。」）義固相通。震者，驚也，警也，亦騷動也。詩大雅常武：「震驚徐方，如雷如霆，徐方震驚。」謂徐方因周軍至而驚懼也。魯頌閟宮：「保彼東方，魯邦是常，不虧不崩，不震不騰。」箋云：「震、騰皆謂僭諭相侵犯。」詩意謂魯邦安燕而無警也。易未濟九四爻辭：「震，同伐鬼方」言因有鬼方之警，而往伐之也。凡此皆驚懼警動之義。尚書盤庚：「爾謂朕，曷震動萬民以遷。」逸周書作雒篇：「又作師旅，臨衛政（征）殷，殷大震，潰降。」春秋昭公十八年左傳：「鄭之未災也，里析子告子產曰：「將有大祥，民震動，國幾亡。」凡此皆騷動之義。而騷動之與驚懼警動，義實相因。蓋警懼者率致騷動也。甲骨文自不踜，當爲警動之義。……然則「今夕自亡踜」或「今夕自不踜」者，乃卜王及其臣衆（包括軍旅）於今夕是否有警也。[13]

至於 4 之「甲……貞，方來入……邑，今夕弗踜王自？」方爲國名，所以此句是：「方國來入……城，今晚王師不震警？」

㈡作地名講

甲骨文中，當作地名講的『自』，有三種情形：㈠『自』單獨一個字；㈡自某；㈢某自。

㈠單獨一個『自』字的，如：

5.王于□从自□𠂤至□？

6.貞：其雨？在自。四月。

7.戊辰卜，貞：羽己巳涉自？五月。

8.□□卜，在㚔〔貞〕：王田自東往來亡𡆥，茲御獲鹿六、狐七。

9.癸巳卜，在㠯貞：王征𠂤往來亡𡆥？于自北。

以上 5.之自，屈萬里先生說：『自爲地名，卜辭習見。下文殘文，未詳何字。』[14]，6. 7. 8. 9.之自，張秉權氏均認爲是地名。[15]

㈡自某

甲骨文中有不少的『王在自某卜』的卜辭，如：

10.丙申卜，行貞，王賓伐十人無尤在自追卜。

11.……酉卜，王……月在自鼓卜。

---

13. 屈萬里〈自不踜解〉，《書傭論學集》，頁 250-254。台灣開明書店，民國五十八年三月。
14. 屈萬里《殷虛文字甲編考釋》（上），頁 73。《屈萬里全集》(6)，台北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。民國 73 年 7 月。
15. 張秉權《甲骨文與甲骨學》，頁 311。國立編譯館，民國 77 年 9 月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12.丁未卜，行貞、王賓歲無尤，在自寮卜。

13.庚午卜，王在自燚卜。

14.……丑卜，王在自衣卜。

15.戊子卜，王在自濩卜。

16.甲戌卜，王在自澅卜。

17.在自滴卜。

18.貞無尤，在自丙卜。

19.貞無尤，在自獲卜。

以上所舉的「在自某卜」，是軍隊臨時駐紮的地方，丁山氏說：

> 在『某卜』與『在自某卜』都是祖甲巡幸在外時的占卜紀事。……自，晚期的卜辭或作𠂤，讀與次同。周易師之六二曰：『師左次，无咎』，與卜辭『貞，亡尤，在𠂤隻卜』語法相似，然則，自，當讀與春秋莊公三年『公次于郎』的次字相同。穀梁傳曰：『次，止也』。左傳曰：『凡師出，一宿爲舍，再宿爲信，過信爲次』。凡卜辭云：『在自某卜』，正是說：『王次于某』，或者是祖甲督師在外時所特有的紀事之風格吧。[16]

㈡某自

甲骨文中『某自』的卜辭也不少，如：

20.……午卜，宁貞，呼涉自。

21.戊子卜，令發往于雀自。

22.……殼貞，王往于自。

23.丙寅卜，有涉三羌其酒至自印。

24.……令圍自。

25.……寅卜，方其至于自……。

以上所舉的『某自』與上面所舉的『自某』應有所區別，『自某』是軍隊臨時駐紮的地方，而『某自』應爲軍隊長期駐紮，由於人數衆多，所以引申爲『某自』。魯實先先生說：

> 都會人口衆多，都會達三萬六千家者皆可稱爲師。尚書大傳云：『古處師八家爲鄰，三鄰爲朋，三朋而爲里，五里爲邑，十邑爲都，十都爲師。州有十師焉。』是以甲文中地名與自相連用者甚多見，乃其都會人口達其定而稱之者也。[17]

16. 丁山《商周史料考證》，頁 149。中華書局，1988 年 3 月。

17. 魯實先《周代金文疏證》（克鐘），未刊。

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

㈢作人名講，如：

26.乙亥卜自□：，于𠂤子□用牛，不□子宋？

27.乙巳卜，自貞：王弗其子𠂤？

自爲貞人卜官之私名，甲骨文中習見，有的學者認爲他是第一期的貞人；有的學者認爲他是屬於第四期；但也有將貞人自分列於第一期與第四期的。[18]

㈣作方名與姓氏講，如：

28.韋、自、寮比改乍𡆥，王其乎𡆥于京自，又用若？

韋、自、寮均是方名，魯先生解釋此卜辭說：

> 乍即說文之笮，迫也。迫，擊敵人，猶漢書王莽傳下云：『迫笮（即壓迫）青、徐盜賊』，比，庀也，具備也。改，更也。意即：韋、自、寮三方準備改變方針攻打𡆥方，王準備命令𡆥往京自，或曰轉移其陣地，又用此卦行事，順利？[19]

魯先生又說：『凡方名必兼姓氏』。[20] 所以此卜辭中的韋、自、寮、𡆥均可作爲姓氏而稱爲韋氏、自氏、寮氏、𡆥氏。

在殷墟婦好墓的銅器中有一件鼎 (M5 1173)，其銘文爲，曹定云氏釋爲戈自。戈是夏禹之後，殷滅夏之後，湯封禹之後於戈，所以戈自就是戈國的自氏。自是貞人自所在的氏族名號。[21]

㈤作職官講：

29.癸巳卜，𡆥貞：令自般涉于河東□□于□𠂤王臣？四月。

30.貞：𠂤自般在𡆥乎自在之奠？

31.貞：乎見自般？

32.自般弗右王事？

33.戊辰卜，宁貞：乎自般祭大□？

34.丙午卜，㱿貞：『乎自往見𠂤自？』（王固）曰：『隹老隹人𡆥𠂤，若（玆）卜，隹其匄。』

二旬𠂤八日𢍏壬（子）自夕𣪊。

---

18. 認爲自是第一期的貞人的，如：陳夢家氏；認爲自是第四期的貞人的，如：董作賓氏；兩者均列的，如：張秉權氏。
19. 同註 17。
20. 同註 17。
21. 曹定云〈殷代族徽「戈」與夏人后裔氏族——从婦好墓器物銘文「戈自」談起〉。《考古與文物》，1989年第一期，頁 72-78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己卯卜，殼貞：（旬亡𡆥）？

王固曰：『隹老隹人𡍮薦，若茲卜，隹其匄』。[22]

以上所舉29.、30.、31.、32.、33.之『自般』就是師盤，也就是甘盤，武丁的老師。董彥堂氏說：

> 據分期整理的結果，武丁時代有『師盤』其人，我以爲也就是甘盤。僞尚書說命云：『王曰：來，汝說！台小子舊學于甘盤，既乃遯于荒野，入宅于河，自河徂亳，暨厥終罔顯。』……漢書古今人表于商代列有甘盤，在上中欄，注『師古曰，武丁師也』。……卜辭中甘盤正作師盤。稱師，如呂尚稱『師尚父』，以示崇賢臣之意。卜辭師作，盤作般，與盤庚之作般同。[23]

但是，師般何以是甘盤？金先生以爲係形似而譌：

> 自（師）般，僞尚書說命作甘盤，疑甘爲自之譌，甘篆文作，師甲金文作，形相似。[24]

至于34.之『乎自往見𠂤自』就是『命令師老前往會見右師夷』。自爲其職官，老是其名；右師爲官職，夷是名。整片的解釋，金先生說：

> 此片武丁牛胛骨卜辭，係師老往見右師夷之事。其大意爲：
>
> 丙午日占卜，貞人殼問，評召師老往見右師夷？王（武丁）視兆而曰，「如依此兆，惟師老與右師夷於旅途相遇，則有災害也。」經二旬又六日果然有災害，壬申夜，師老被誅殺。
>
> 另一卜辭己卯日占卜，貞人殼問，旬亡禍？王（武丁）視兆而曰：「惟師老與右師夷於旅途相遇，如依此兆，則有災害也。」[25]

以上分析了甲骨文中的自的意義，事實上作爲貞人的『自』，亦可當姓氏解，魯先生於『甲申卜，自王令人日明旋于京』（後篇下二〇、一六片）中之『自』解釋說：『自，卜人自氏』。[26] 另外，作爲職官的『自』亦可解釋爲姓氏，如『自般』，金先生就說：以自爲氏。[27] 所以甲骨文中作爲人名謂的『自』、

---

22. 金祥恆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達略博物館所藏一片牛胛骨刻辭考釋〉，《金祥恆先生全集》第二册，頁 407-466。
23. 董作賓《甲骨文斷代研究例》，《董作賓先生全集》甲編第二册，頁 363-464。藝文印書館，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。
24. 同註 12。
25. 同註 22。
26. 同見 17。
27. 同註 1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作爲方名的『自』與作爲職官的『自』比較難以區別。

三、金文中『自』意義

金文中的『自』與『師』的用法是有區別的，大抵上說，作爲軍隊講與作爲地名講的，大抵上都寫作『自』，而作爲姓氏與職官講的，大抵上都寫作『師』，可以說不太混淆，一看就可分辨出來。

㈠當軍隊講的，如：

1.小臣謎殷：『敻東夷大反，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……』。

2.班殷：『……王令吳伯曰：「以乃自左比毛父；王令呂伯曰：「以乃自右比毛父」……』。

3.禹鼎：『……王乃命西六自殷八自曰：□伐噩侯馭方……』

4.曶壺：『……王呼尹氏册命曶曰：「更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周八自……』。

5.小克鼎：『……王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，遹正八自之年……』。

6.盞方尊：『……用嗣六自……勷嗣六自眾八自埶……』。

以上 2.之『以乃自』就是『以你的軍隊』的意思。

1.3.4.5.6.之『殷八自』、『西六自』、『成周八自』等之六自、八自就是六個師的兵團、八個師的兵團的意思。

㈡當地名講的，如：

7.旅鼎：『……公在盞自……』。

8.小臣單解：『……在成自……』。

9.作册嗌鼎：『康侯在休自……』。

10.廐卣：『……師雝父戍在古自……』。

11.臤觶：『……戍于𠂤自之年……』。

12.利簋：『……在𦎫自……』。

13.彔卣：『……在𠂤自……』。

14.鼄尊：『……在炎自……』。

15.小臣謎殷：『……遣自㒸自，……在牧自……』。

金文中當地名講的『自』，其上必有一個地名，如上舉之『盞自』、『成自』、『休自』、『古自』、『𠂤自』、『𦎫自』、『𠂤自』、『炎自』均是。這與甲骨文中有單獨一個字爲地名的『自』不同，而且金文中也沒有如甲骨文中『在自某卜』的『自某』作爲地名的例子。

臺灣大學傅斯年圖書館

㈢當姓氏與職官講

金文中當姓氏與職官講的『師』，例子很多，如：師趛、師旂、師遽、師虎、師戲、師癲、師艅、師汞、師晨、師俗、師望、師寰……。凡此『師某』的『師』很少寫作『自』的。

四、商周時代的師職

㈠商代的師職

由上面所敘述的甲骨文中的自的意義中，我們知道自可稱爲「自氏」，其職官就是自職。自職，如作爲貞人的自，其職掌就是貞卜。但是除貞卜以外，有無其他？據曹定云氏之分析「戈自」來說，這位戈國的自氏就是武丁時代的貞人自氏，其職掌除貞卜之外，還參與軍政大事。[28]

自般是武丁的老師。自般，尚書君奭篇作甘盤，是武丁的輔佐大臣。君奭篇載：

> 公曰：「君奭！我聞在昔，成湯既受命，時則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。在太甲，時則有若保衡。在大戊，時則有若伊陟、臣扈，格于上帝；巫咸，乂王家。在祖乙，時則有若巫賢。在武丁，時則有若甘盤。率惟茲有陳，保乂有殷；故殷禮陟配天，多歷年所。……」[29]

史記燕召公世家作甘般，云：

> 周公乃稱「湯時有伊尹，假于皇天；在大戊時，則有若伊陟、臣扈，假于上帝，巫咸治王家；在祖乙時，則有若巫賢；在武丁時，則有若甘般；率維茲有陳，保乂有殷。」於是召公說。

集解引孔安國曰：『高宗即位，甘般佐之。後有傅說。』又，今本竹書記載『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。……武丁命卿士甘盤。』所以金先生說：『凡亙古，知天文，閑地理，明軍事者，如呂尚爲文王師也。』[30]

因此，自氏不僅只有軍隊的長官才稱爲『自氏』，其他方面也可叫做『自氏』。例如，尚書微子：『微子若曰：「父師、少師，殷其弗或亂正四方。』屈先生尚書釋義說：『父師，史記作太師。鄭玄云（見皇侃論語疏）：「父師者，三公也，時箕子爲之。少師者，大師之佐，孤卿也；時比干爲之。」是鄭氏亦以父

---

28. 同註 21。
29. 屈萬里《尚書釋義》，頁 111，華岡出版部，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初版，五十七年十月五版。（以下簡稱《書義》）。
30. 同註 1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師爲太師。』[31] 可見這裡的父師其職掌與自般相當。另外，史記殷本紀記載：『殷之太師、少師，乃持其祭、樂、器奔周』，史記周本紀說：『太師疵、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。』此處的太師、少師是樂官。史記殷本紀亦載：『帝紂……於是使師涓作新淫樂、北里之舞、靡靡之樂。』這裡的師涓是樂官、舞官。又，史記樂書云：『師曠曰：「師延所作也。與紂爲靡靡之樂，武王伐紂，師延東走，自投濮水之中，……』。

由此可知，『自』有『亙古今、知天文、閑地理、明軍事』之『自』；有『占卜之自』；有『樂舞之自』；有『師旅之自』。

㈡西周時代之師職

西周時代無論甲骨文或金文，凡是師職大都作『師』而沒有寫作『自』，作『自』的，大抵上是當軍隊或地名講。而且金文有太師、師氏、師某之稱，商代甲骨文則無『太自』、『自氏』連稱的。這是商周不同之處。

西周金文中有『太師』之稱的，如：

*1.*太師虘敦：『……王乎師晨，召太師虘入門立中廷，王乎宰㠯易大師虘虎裘、……』。

*2.*師望鼎：『太師小子師望曰：不顯考寬公……望肇帥井皇考，虔夙夜，出內王命，……』。

*3.*伯克壺：『……白大師易白克僕卅夫……』。

*4.*伯大師盨：『白大師乍旅盨，其萬年永寶用』。

*5.*師㪚鼎：『……王曰：師㪚，……㪚拜頓首，休白太師肩嗣臣皇辟……白太師不自作小子……㪚敢鑒王，卑天子萬年[illegible]、白太師武臣保天子，……』。

*6.*柞鐘：『……中大師右柞，易柞戴朱黃縪，嗣五邑甸人事，柞拜手對揚中大師休……』。

以上所列舉之金文，都是共王以後的，而且很難從銘文的內容看出他們的職掌，只有師㪚鼎的『白太師武臣保天子』，似乎是軍職。不過，白川氏認爲這是師㪚自己說自己爲白太師之武臣來保天子的，並不是白太師是武臣而保天子。[32]

從文獻上看，太師原是周王的老師，是輔弼大臣，戰爭時是軍隊的統帥。史記齊太公世家載：

---

31. 《書義》，頁 55。
32. 白川靜《金文通釋》卷六，頁 237-255，師㪚鼎。白鶴美術館，昭和五十五年三月。（以下簡稱《通釋》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呂尚蓋嘗窮困，年老矣，以漁釣奸周西伯。西伯將出獵，卜之，曰：「所獲非龍非彲，非虎非羆；所獲霸王之輔」。於是周西伯獵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大說，曰：「自先君太公曰『當有聖人適周，周以興』。子眞是耶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」故號之曰「太公望」，載與俱歸，立爲師。

由此可知，呂尚是文王的老師，是『霸王之輔』。詩大雅大明載：『牧野洋洋，檀車煌煌，駟騵彭彭，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，涼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會朝淸明。』這裡的『師尚父』是周武王尊稱呂尚爲師，而以父稱之。[33]『涼彼武王』之涼，是諒、亮、相的意思，相是佐的意思。所以，呂尚是輔佐武王在牧野一戰打敗紂王的功臣。又，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記載：

文王崩，武王即位。九年，欲修文王業，東伐以觀諸侯集否。師行，師尚父左杖黃鉞，右把白旄以誓，曰：「蒼兕蒼兕，總爾衆庶，與爾舟楫，後至者斬！」遂至盟津。

由此可知，呂尚於戰爭時爲軍隊的統率。再如，史記周本紀說：『召公爲保，周公爲師，東伐淮夷，殘奄，遷其君薄姑』，周公原爲成王時的輔弼大臣，此時亦爲太師，東伐淮夷。這與詩經小雅節南山說：『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』，『尹氏大師，維周之氐，秉國之鈞，四方是維』意思相同。

所以太師之職，平時是輔佐大臣，戰時是軍隊的統帥。

關於金文中的師職，張亞初、劉雨二氏所撰之『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』一書中，列有七項職掌，即：

*1.*爲軍事長官，率領軍隊，參加戰爭，如師艅尊中之師艅；師旂鼎之師旂；師旋毀（乙）之師旋；趡觶之師雍父；元年師兌毀之師鮇父、師兌；師寰毀之師寰等等。

*2.*爲周王的禁衛部隊長官。如師酉毀之師酉；師訇毀之師訇；師克盨之師克。

*3.*爲王出入王命，巡視地方，在錫命禮中作儐右。如：小臣傳卣之師田父；師望鼎之師望；𤔔鼎之師雍父；克鼎之師華父；太師虘毀之師晨；盞駒尊之師豦；癲壺之師壽等等。

*4.*爲王之司寇及司士。如：永盂之師俗父；師晨鼎之師晨；師頵毀之師頵

*5.*爲王管理王室事務。如：師毀毀之師毀；師望毀之師望。

*6.*爲王管理旗幟。如：師虎毀之師虎。

33. 《詩經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(2)，頁 544。藝文印書館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7.爲王任教育之事。如師麥設之師麥。

張、劉二氏並把這些師所掌管的七件事，歸納爲三大方面，即：

(1)1.2.6.的師，是軍事長官；

(2)3.4.5.的師，是行政長官；

(3)7.的師，是教育方面的長官。[34]

以上的「師某」之師，一般都稱爲「師氏」。[35]事實上西周金文中，另有「師氏」之詞，個人認爲，「師某」的「師氏」與金文中原本所稱的「師氏」，其職掌應有所區別才是。金文中稱「師氏」的銅器銘文如下：

1.令鼎：

王大耤農于諆田，餗，王射，有嗣眾師氏小子卿射，王歸自諆田，……

2.彔或卣：

王令彔曰：馭淮夷敢伐內國，女其以成周師氏，戍于古自，……

3.師遽設：

隹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，王在周，客新宮，王徂正師氏，王乎師朕易師遽貝十朋，……

4.師㝬設：

隹二月初吉戊寅，王在周嗣馬宮，各太室，即位，嗣馬井伯□右師㝬入門，立中廷，王乎內史吳册令師㝬曰：先生既令女，今余唯䜌先王令，（令）女官嗣邑人師氏、易女金勒，……

5.散氏盤

……矢人有嗣，眉田鮮、且、敔、武父、西宮襄、豆人虞丂、彔貞、師氏右眚、小門人繇，原人虞莽，淮，嗣工虎孝，鬧豐父、堇人有嗣荆、丂、凡十又五夫、正眉矢舍散田，……

6.師旗設㈠

隹王元年四月既生霸，王在淢应，甲寅，王各廟，即位，遲公入右師旗即立中廷，王乎作册尹克，册命師旗曰：備于大左，官嗣豐還、左右師氏，易女赤市……

7.毛公鼎

王曰： 父厝，已、曰、伋丝卿事寮大史寮，于父即尹，命女鞏嗣公族雩參

34. 張亞初、劉雨《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》，頁4-6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5月。

35. 同註3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有嗣，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，以乃族干吾王身，取遺州舟。……

8.塑盨：

又進退，雩邦人正人師氏人，又皋又故，迺口倗即女，迺鯀宕，卑復虐逐厥君厥師，迺乍余一人咎……

9.永盂

……公迺命奠嗣徒逆父、周人嗣工眉、敔史、師氏邑人奎父、畢人師同、付永厥田，……

10.豦殷(一)

隹六月初吉乙酉，在豆自，戎伐玁，豦率有嗣、師氏奔追，御戎于敻林，搏戎䚄，……

以上所列舉的金文中的『師氏』，大抵上都是武職。1.之『有嗣眔師氏小子咠射』，唐蘭氏解釋爲：『職官們和教師們，貴族子弟的學生們一起射箭』[36] 意義模糊。白川氏認爲：『有嗣與師氏小子，身分、職掌是不同的系統的，有嗣是王朝的行政諸官，師氏小子是出自東方系的諸官。師氏是以所謂的成周八自、殷八自的東方系統諸族所構成的軍團的師長；小子是出自東方貴游的身份稱號的官。』[37] 令鼎的師氏小子看不出他們是否是東方系統的諸族，但他們是武官，則是毫無疑問的，如果是文職的話，周王決不叫他們射箭的。3.之『王徂正師氏』，郭氏說：『「延正師氏』，延即誕、語詞。正，當考成之意。師氏乃職司師戍之武人，周禮以爲師保之師，譌也。』[38] 陳夢家氏說：『延正是動詞，爾雅釋詁曰：「延，陳也」，延正師氏疑是校閱師氏之事。』[39] 白川氏認爲，徂應是徂的省文，應訓爲出，把師氏會於宗周的康宮新宮，王親臨而舉行遹正的事。氏說：

徂依用例，有侍、往之意，又令彝、班殷有徂字，訓出，器銘上文有「客新宮」，因爲不要「之往」之字，所以於此應作徂之省文，訓作出。會師氏於宗周之康宮新宮，是王自己親臨實行遹正的事情』。

又說：

金文所見的師氏，是說成周八自、殷八自的師長。這些師是以庶殷而編成

---

36. 唐蘭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，頁231。中華書局，1986年12月。(以下簡稱《史徵》)。
37. 《通釋》卷一下，頁816，云：『有嗣と師氏小子とは、身分、職掌の系統を異にするもので、有嗣は王朝の行政諸官、師氏小子は東方系出自の諸官である。師氏は成周八師、殷八師とよばれる東方系諸族を以て構成される軍團の師長、小子は東方貴游出自の身分稱號から出た官である。』
38. 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，頁83-84。
39. 陳夢家〈西周銅器斷代(六)〉，《考古學報》第十四册，頁103。1956年。

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，以其族長任爲師長的。由於是外人的部隊，所以常常舉行遹正，亦即查察的事。普通是由周派遣遹正的使者到其地。此時是將師氏會於周都，王自己實行親閱。[40]

所以師遽殷的師氏也是武職。第 4 之『官嗣色人師氏』，唐蘭氏以爲『官嗣邑人、師氏』[41] 而白川氏認爲：官嗣邑人的師氏』[42] 但均無解釋，這與第 6 之『官嗣豐還、左右師氏』應是指特定地方的師氏。『官嗣豐還、左右師氏』郭氏說：『「官嗣」即管治或管理。『豐』即豐京，古稱文王都豐，武王都鎬。地在今陝西戶縣東。「還」讀爲苑，《免簋》「嗣奠還歡眾吳眾牧」，「還」字用法與此全同』[43] 陳夢家認爲：『此器（免簋）「還林」即園林或苑林』[44] 白川氏認爲：『還，是奠、豐等周室的重要地區，也就是特別的行政區。』又說：『師氏是像「邑人師氏」那樣，是由地區所編成的部隊的指揮者。』[45]。所以第 4 、 6 的師氏是地方軍隊的長官。第 5 之『師氏右眚』也是豆地的師氏，右眚是名。第 9 之『敔史、師氏』，白川氏認爲是『敔史師氏』，敔史是官名，師氏是其氏號。[46] 而陳邦懷氏認爲是『亞旅、師氏』[47] ，伊藤道治氏認爲：『敔史是官名，但亞與史是二職還是一職並不清楚。師氏在金文、尚書裡都有，在周禮裡是屬於司徒，

---

40. 《通釋》卷二，頁 306-307。載：『𢍏は用例によると、侍、往などの義がある。また令彝、班殷には徂の字 があり、出と訓する。器銘は上文に「客新宮」とあつて之往の字は不要であるから、ここは徂の省文にして出と訓するべきであろう。師氏を宗周の康宮新宮に會し、王自ら臨んで遹正のことを行なうのである。……金文にみえる師とは、成周八師、殷八師などの師長をいう。これらの師は庶殷を以て編成し、族長を師長に任じたので師氏いう。そういう外人部隊であるから、しばしば遹正、すなわち査察のことが行われた。普通には周から遹正のため使者がその地に派遣される例であるが、このとき師氏を周都に會し、王自ら親閲を行なつたのである。
41. 《史徵》，頁 414-415。
42. 《通釋》卷二，頁 512。云：『邑人師氏を何釋に邑人、師氏と二職に分讀するも、師酉殷に「嗣乃且嫡官邑人虎臣」とあるように、邑人師氏で一の官名である。盟盟に邦人、正人、師氏人とあり、邑人を官嗣する師氏職というものがあつたのである。』
43. 郭沫若《長安縣張家坡銅器銘文匯釋》，頁 2-4。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五號，文物出版社 1965 年 3 月。
44. 〈西周銅器斷代（六）〉，《考古學報》第十四册，頁 111。1956 年。
45. 《通釋》卷三上，頁 234 云：『還は奠、豐など、周室の重要な地區、いわば特別の行政區である。』頁 233 云：『師氏は「邑人師氏」のように地區によつて編成された部隊の指揮者をいうことがあり、……』。
46. 《通釋》卷六，頁 195 云：『敔史師氏もこれを竝稱するもので敔史が官名、師氏を氏號とするものであろう。』
47. 陳邦懷〈永盂考略〉，《文物》1972 年 11 期，頁 57-59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但在西周時代其實情並不明白。本來是與軍事有關的官，到西周中期以降，可以推測出，軍事與地方行政有其接觸之處。」[48] 第**2.7.8.10**的師氏，一看就可以知道是武官。

由上面所列舉的銘文，我們也可以知道，其地位不會比「師某」高。例如：第**4.**之師㝬，第**6.**之師旋，很清楚的，他們地位均比師氏高。但是，我們從銘文看不出師氏到底是什麼身份。這一點，只有借助於文獻上的資料了。尚書牧誓說：

> 王曰：「嗟！我友邦冢君，御事、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亞旅、師氏、千夫長、百夫長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、稱爾戈、比爾干、立爾矛，予其誓。[49]

可見師氏是亞旅之下，千夫長之上的武官。但是，一個師氏統率幾個千夫長呢？牧誓並沒有說明。如果把史記周本紀合併來看，便可以推測出來。史記周本紀說：

> 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：「殷有重罪，不可以不畢伐」乃遵文王，遂率戎車三百乘、虎賁三千人，甲士四萬五千人，以東伐紂。

甲士四萬五千人，若以一百人爲一個單位，就是有四百五十個百夫；若以一千人爲一個單位，就有四十五個千夫；若每一個師氏統率五個千戶的話，就有九個師氏；若每一亞旅統率三個師氏的話，就有三個亞旅。由牧誓篇來看，其最高的統率是司馬。不過，牧誓篇與史記都是追述的，是否就是周武王時代的情況，很難遽加論斷。

但是，成王時代的小臣謎殷說：『叡東夷大反，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』，殷八自就是武王滅商以後，所編成的軍隊，八自就是八個兵團，每一自，必有個師氏統率，所以有八個師氏。除此之外，尚書顧命說：

> 太保暨芮伯，咸進，相揖，皆再拜稽首。曰：「敢敬告天子，皇天改大邦殷之命，惟周文武，誕受羑若，克恤西土。惟新陟王，畢協賞罰、戡定厥功，用敷遺後人休。今王敬之哉！張皇六師，無壞我高祖寡命。[50]

---

48. 伊藤道治〈永盂銘考〉，《神戶大學文學部紀要》2，1973年1月。頁66-67，云：『亞史は官名であるが、亞と史との二職か、亞史で一職かも明らかではない。師氏は、金文にも「尚書」などにもあらわれ、「周禮」では司徒に屬するものとなつているが、西周時代におけるその實態は明らかでない。本來は軍事に關係する官であり、西周中期以降では、軍事と地方行政との接觸點にあつ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推測される。』
49. 《書義》，頁58。
50. 《書義》，頁13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這是成王去逝，康王即位時，太保與芮伯對康王說的話。所謂『張皇六師，無壞我高祖寡命』也就是說，張大六師，不要使我們的高祖文王的顯命敗壞了。六師，就是六個兵團，因此也必有六個師氏。

另外，還有所謂『成周八自』，曶壺說：『……王乎尹氏册命曶曰：更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周八自……』，成周八自就是成王營建洛邑以後，所編成的八個兵團，所以上舉的 2.，彔或卣所說的『女以成周師氏』就是成周八個師裡面的一個師氏。

但是，幽王時代，『有楀維師氏』其地位很高，職權是很重的。小雅十月之交說：『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，家伯維宰，仲允膳夫，棸子內史，蹶爲趣馬，楀爲師氏，豔妻煽方處。』可見這七個人與豔妻褒姒同黨左右朝政。此處的『楀維師氏』應稱爲『師楀』。

至於師氏與地方行政有關係，那是因爲恭王時代以後沒有足夠的財力來作對外的發展，所以在八自中設有冢司土的官，或六自中設有虞牧，以管理與土地有關的事務的緣故。[51]

五、結　語

自、師原本是一個字，只是寫法不同而已，自的本義象臀尻之形，可表人之坐臥止息之處，所以行旅、軍隊之止息之地，都可稱爲自，因而師，有衆意。

商代甲骨文中的自，有：人名、地名、姓氏、軍隊、職官等意義。商代甲骨文中沒有見到太師、師氏等詞句。但甲骨文有『自般』，據董作賓氏的考證，自般就是文獻上的『甘盤』，是武丁的老師，是一個通古今、知天文、閑地理、明軍事的人物，所以他就是如西周時代的呂尚一樣，文王就是以呂尚爲師，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太師。至於，人名的自、地名的自也可以稱爲自氏。所以甲骨文中自氏的來源很複雜。

西周時代的金文中，自、師出現的次數很多，經常可以看到。但是在用法上，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來，作爲軍隊或地名講的，大抵上都作『自』字，而作爲姓氏與職官的，大抵上都作『師』。

西周的金文中，已有太師、師氏的詞字。從文獻上看，太師是周王的老師，輔弼大臣，戰爭時是所有軍隊的統率。而師氏只是每個師的長官，其地位在千夫長之上，在亞旅之下。比『師某』的所謂『師氏』還低。『師某』的『師氏』可

51. 拙著〈西周兵制的探討〉，《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報》第六期，民國 68 年 12 月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以管理兵團的長官『師氏』。所以『師某』的『師氏』與『兵團的長官師氏』是有區別的。

至於兵團的長官師氏，也管理與土地有關的行政事務，那是由於恭王以後，兵團的士兵也參加生產的工作，所以軍隊中設有冢嗣土的官或虞牧的官來管理與土地有關的事務，因而師氏也就與土地有關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